

茅青 著

警官教育出版社



北京姑娘

在巴黎

北京姑娘在巴黎

茅 青 著

警官教育出版社

(京)新登字 167 号

书 名: 北京姑娘在巴黎

著 者: 茅 青
责任编辑: 张学敏 南维德
封面设计: 魏 兰
技术设计: 于圣维

出版发行: 警官教育出版社
(北京西城木樨地北里 2 号 100038)

印 刷: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7. 5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字 数: 159 千
印 数: 3 000
ISBN7-81027-355-8/D·183
定 价: 5. 10 元

第一章

暮色浓重，渐渐黢黑的夜空将整座城市慢慢围拢过来。座落在易菲利大街上的一家挨一家的餐厅和酒吧此时却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

文晖驾车在易菲利大街缓缓地行驶着，两眼不断扫视道路两旁的行人，也不放过两边飞逝而去的霓虹灯店牌。

“美美”已经来过，“华丽城”也一样，然后是“皇家酒店”，“玉苍快食店”，“花都美食城”……

文晖盯着这些招牌，一股无名火腾然升起。他的右手手指神经质地敲打着方向盘，一种混杂着焦虑、困惑、受伤害的情绪在胸中不断膨胀，使他难以自制。

文晖将车拐进一条小街后停了下来，然后徒步重新回到易菲利大街。这是华人区的一条主要大街。路口有几栋高耸入云的大楼，接着便是一家挨一家的商业间。最多的就是餐馆的和菜场，似乎华人只有这两样生意好做。不过他今天并不关心华人做什么生意，他已被近日来发生的事情弄得心力憔悴，兴致全无。文晖终于在一家叫做“太平洋”的餐厅门口站住了。

“这家好象没有来过。”他对自己说。

餐馆很象越南华侨开设的。门口玻璃罩罩住的点菜单上写着中文和越南文两种文字。还没有进门，已经闻到一阵阵放了生薄荷叶的牛肉汤面味道。

当他推门进去的时候，并没有人马上迎上来。侍应生都在忙着接待客人。对面柜台处正在点账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扁脸女人。她抬头瞥了来客一眼又低头作她的事情。侍应生一律穿着质地很一般的白色店服。衣冠不整，面带倦容。

这是一家便宜实惠的便餐店，每张桌子仅够坐下两个人。餐巾和桌布都是纸做的。客人一走，侍应生马上将旧纸拿掉换过新纸。

牛肉汤面散发着腾腾热气，透过明亮灯光的照射给人一种暖烘烘的感觉。客人很多，却只有三两个侍应生在厅堂中穿梭似地行走。

“这家老板用人够狠的。”文晖心里一面想，一面朝左边一排桌子走去，对一位正在收拾碗盘的侍应生说：

“对不起，打搅一下。”

收碗盘的侍应生像一个新手，他正在设法将第四只盘子擦到已握有三只盘子的左手和小臂之间的地方。显然，他不喜欢有人打断，侍应生皱了皱眉头，望了文晖一眼道：

“什么事？”

“请问这里有一位叫刘丽的小姐吗？”

“你是问这里的顾客呢，还是……”

“她是打工的。”文晖打断他说。

“没有，打工的人都在这里喽，哪里有什么小姐啦。”没等文晖再开口侍应生已经端了一大叠盘子离开了。

文晖又向一位正在记菜单的侍应生走去，那位侍应生似乎已明白他的来意，头伸过来问道“你找什么人？”

“我找一个女孩子，叫刘丽，你有没有见到过？”文晖仍用广东话问。

侍应生摇摇头：“没有，她是什么人？”

“她在这一带作过餐馆。大陆来的。”

“没有见到过，你可以问问老板娘啦。”侍应生向柜台处努努嘴。

老板娘便是在柜台点账的扁脸女人，两颊微微下垂，一层厚厚的定型油将面部皱纹勉强掩盖住。一身黑色的镶着银滚边的绸衫裤，在灯光下闪闪发亮。两只葫芦形状、大直径珍珠耳环在扁脸的两侧来回摇摆。侍应生忙不过来的时候，她会从柜台后面跳出来，尽管身材有些臃肿，跑出跑进的时候并不显得笨拙。柜台里另有一名年轻侍应生在配酒，准备咖啡和颈口瓶水。老板娘似乎早就注意到文晖，脸上堆着不满之色。文晖走到柜台前，带着抱歉的样子，主动地搭讪道：

“没想到你这里生意这样好，昨天我去隔壁‘龙华’，也是越中合餐，怎么冷冷清清的，没有客人嘛。”文晖的话显然使她高兴起来。

“我们怎么好和人家比喽，他们资本厚，有钱好赔，我们一天没有生意做就要关门。你有什么事情请快讲喽，我要去下面看看。”她向身旁的侍应生低声道：

“冬仔，九号桌点的烤串虾到现在没有来，客人等得很急，你到下面去催一催啦。”

“我不会耽误你很多时间的。”文晖待老板娘刚刚转过身忙说。

“我找一个叫刘丽的女孩子，大陆来的，她有没有在这里作过？”

老板娘没有立即回答，用审视的目光看着文晖。文晖立刻明白她有所误会，忙说：

“我不是税务所也不是警察署的喽，我是替一个朋友打听失踪的妹妹。”

“哦，”老板似乎放了心。“大陆来的？没有哇，我们这里很少用大陆来的，再说我也不用女生喽。女生罗哩罗嗦，打工不可以……”

“那么，你有没有听到过呢？”文晖打断了她。

“没有。”老板娘停顿了一下，随即眯起眼睛，任上下眼皮两道浓重的黑描笔印暴露出来。

“是你的女朋友吧，怎么没有看牢呢？”说罢，吃吃地笑了。

“不……不是，我替一个朋友找。”文晖恨不得朝老板娘那张扁面孔上砸一拳解气。

“你到斜对面问过吗？”老板娘忽然良心发现地说。

“斜对面？哪一家？”文晖问。

“叫做丽苑吧”。

“我好象没看到这个名称的餐馆。”

“从对面一条小街弯进去就是，外面不大容易看到。丽苑最喜欢用大陆黑工了，听说最近被查到，罚了很多钱。”老板娘带着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说完头也不回径直朝里面走去，两只宽裤脚管随着臀部的快速扭动荡漾起来。

出了“太平洋”，文晖即朝马路对面走去。在与易菲利大街相交的墨利斯小街街口果然有一家叫“丽苑”的餐馆。文

晖的心不由地砰砰跳了起来，“也许这次会有希望？”他喃喃自语道。

“丽苑”的规模和“太平洋”差不多。朝街的一面全是玻璃，从外面可以清清楚楚望到里面。文晖佯装看着菜单，一面向里巡视。顾客不算少，一半是华人。侍应生里只有一个女孩但并不是他要找的人。

当他推门进去时，一个戴着黑框眼镜、学生模样的侍应生已经走了过来，用标准的法文问：

“先生，您几位？”

“我不吃饭，有事情找老板。”文晖也用法文回道。

“老板在柜台处，穿西装背心的那位便是。”侍应生指给他看。

“谢谢，”文晖道谢后不由地又朝侍应生望了一眼，觉得他很像大陆来的学生便转用国语问：

“你是大陆来的吗？”

“是啊，我是上海来的。”侍应生见他讲国语，立即用带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兴奋地回答，“我是自费生，周末来打工，你不大象大陆来的。找老板是为找工作吗？”侍应生像是一个很热心的人。

“不，不，”文晖打断他，“我来找人，唔……顺便问一下，你是否认识一个从北京来的自费学生刘丽？”

“刘丽？也在这里做工吗？”

“我不知道，反正在这一带做过。”

“不，不认识。”

“这是她的照片。”文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是那种通常用在身份证上的快照照片，片底模糊不清，五官有些变

形。文晖只在觉得有希望的时候才将它拿出来。

“呵，生得好标致。”上海人将照片还回来，“我不认得，是你的朋友吗？”

“嗯。”文晖有些失望，当他正要向柜台处走去，上海人叫住了他：

“哦，等一等，我差一些忘记了。出银员方小姐是北京人，你应该问问她。不过她今天不在，明天会来的。你如果明天晚上这个时间来，一定可以碰到她。找老板没有用，我们老板是前天才接手的。原来的老板用黑工太明显，被查出来，罚了一大笔款，破产了，只好把餐馆卖掉。方小姐比我先来，可能认识的人多一些……”

“杨朋朋，老板叫你快去五桌上菜，他可在发火。”没等上海人说完，另一名侍应生操着生硬的普通话走过来打断了他。

“真的吗？”上海人脸色陡变，“我马上来。”说罢头也不回，快速离去。

文晖本想叫住他，再多问一问，但他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然而他想说两句感谢的话也来不及了，上海人的身影已经消失在餐厅深处。

二

舍威利新城完全是一个标准的现代化组合楼群，十几幢浅灰色的公寓楼随着波型地势的起伏，错落有致地交叉排列着。白色水泥方柱上球状形的路灯将其清弱的光辉散落在蜿蜒曲折的柏油马路和马路两旁如波浪般的草地之间。居民并

不多，从零星稀疏隐约透出亮光的窗口便可知新公寓中只有很少几家住户。

文晖将车开进地下停车场。停好车，进入正门大厅。当他刚按亮电梯指示灯时，透过玻璃大门看到从柏树丛向这个方向移动着一团黑影。当黑影立在了点着雪亮壁灯的大门门檐下，文晖认了出来，原来是大姐文宜。文晖赶忙替她打开大门。人还没进来，文宜已急不可待地讲起话来：

“文晖，我等你好久。昨天下午打电话到公司，说你请假不来。以为你生病了，可这些天家里的电话也没有人接，你到底去哪里了？”

“大姐，你这么晚来，有急事吗？”

“没有……只是……”

“先上去再说吧。天气蛮凉的。你何必在外面等我。你不是有我房间的钥匙吗，为什么不上去坐？再说有什么事，明天打电话到公司来多好，何必从城里跑来。”文晖说着已将文宜让进刚刚叫下来的电梯。

“你们的大门密码改变了吧？我钦原来的密码不行，只好在外面等你，好在坐在车里等并不很冷。看见你的车转弯进来知道你终于回来了。”

“姐夫知道你来吗？”文晖说。

“他知道。我是替你担心，最近一个月很少有你的消息，天主教节那天通过电话，就再没你的音信了。叫你过来吃饭也不肯，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蛮好的，你尽瞎操心。”文晖将姐姐让进五层楼的寓所。

“房间乱得很，你找个地方坐下，我为你取酒。”文晖脱

去大衣，随手扔到一只皮椅上，立即打开酒柜，从里面取出两只高脚玻璃杯和半瓶威士忌。

“不要忙了，我坐坐就走。”文宜说，在沙发上坐下来。

“还是喝一点什么，来一点威士忌好吗？”

“好吧，一点点，我等下要开车回去。”

“我送你回好了。”文晖将盛有少许威士忌的杯子递给文宜。

“不用，我自己回去。”文宜轻轻呷了一口酒。

“店里最近生意好吗？”文晖拿起自己的杯子。

“还好，只是忙得很，上星期林轩去香港，我一人真忙坏了，阿弟又不肯帮忙，请他做一点事，倒不如自己做，我因此也没有时间来看你。文晖，不要瞒我了，告诉我，究竟出了什么事？”

“没有事，大姐怎么不相信？”

“我知道你的心思，是不是女朋友不见了？”

“大姐你……”

“我都知道，你新交朋友也不告诉我，去年去大陆认识的吧？”

“你怎么知道的？刘丽找过你？”

“她怎么会找我，是伊莎贝尔告诉我的。年初你问我怎样为大陆人办来法国的担保手续，我就已经猜到一些。还暗示过你对大陆女孩子要当心。我们店里的阿明就吃了大亏，赔了夫人又折兵，现在一贫如洗，全要从头来。你……”

“大姐，伊莎贝尔怎么对你讲的，她见过刘丽？”文晖打断她焦急地问。

“她说在你这里见过一次，人长得很漂亮。她也一下明白

你为什么冷落她。”

“伊莎贝尔瞎说，我早就跟她断了，和刘丽没什么关系嘛。她后来见到过刘丽吗？”“她说你打电话给她也是问这事情，她才晓得刘丽失踪了。她还说你急得很，几乎找遍了巴黎。伊莎贝尔也替你急，给我打电话来，问问我能不能帮你忙。”

“伊莎贝尔真多事，本来我不想告诉她的。后来我以为刘丽也许会找她。刘丽刚来两个月，还不认识什么人，伊莎贝尔是她唯一认识的法国人。她也知道我和伊莎贝尔以前的关系，所以……”

“哪里用认识什么法国人，阿明的老婆小翠是个上海郊区的农民，汉字都写不来，别说讲法文了。可来了不到半年，刚办好长期居住卡，把阿明的钱骗到手就开始和阿明闹……”

“大姐，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是我把刘丽担保来的，我有责任的。”文晖说。

“报过警吗？”文宜问。

“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想……”文晖一时语塞。

“她的身份证在她手里？”

“这里我找过了，没有。”

“最后那天，她到哪里去过？”文宜问话的样子像一名私家侦探。

“上个星期，她说在十三区找到了餐馆的工作，以后便天天去上班。但她没有告诉我是哪一间餐馆，也没有电话号码。”文晖说。

“她身边有钱吗？”

“给她做担保的三万法朗，我从银行取出给她。起初她不肯收，我一定要她收，最后她拿了一万。”

“倒不太贪财。”文宜冷笑，“事情已经明白了，正如我所料到的，她是自己走的。”文宜将最后半句话说得那样斩钉截铁不留任何商量的余地。这是文晖最不爱听的。文宜见他不应，便将口气缓和下来：

“我的意思是，不必过于焦虑，等等说不定会回来。”文宜叹了口气。

“再说，找到又怎么样呢？她如果是自己走的话。”文宜又补充说。

“可我总要知道原因，你不知道我们……”文晖咬着嘴唇将下半句话咽了回去。

“我懂。”文宜轻轻地拍了一下文晖的肩头。“你自己要当心身体，设法解脱一下才好。”文宜怜惜地看着文晖。

“我好得很，你放心吧。”文晖回答，眼光却停留在地板上。

“哦，我还给你买了些吃的来。”文宜说着将膝盖下面一只乳白色塑料口袋打开，拿出两个塑料饭盒。

“你一定没吃东西吧，这是外卖店买来的春卷和烧卖。”文晖接过饭盒，心中一阵感激。

“我还是那句话，别抱太大希望，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怎样的关系，可我对大陆女孩子真没有什么信任呢。”文宜不放心地说。

“大姐……”

“好，我不说了，但你一定要当心身体，你身体从小就不好。现在只有我们姐弟两人。你知道我有责任关照你的。”文

宜说着眼眶处微微发红。

“大姐，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文晖笑道。

第二天晚上，文晖赶到“丽苑”的时候，“丽苑”还没有开门。从外面望去却可以看见三两个侍应生正在准备餐桌。那个叫杨朋朋的上海人正在将一张大开方的餐巾纸叠成棱型状，然后插入一只高脚的玻璃杯里。柜台处没有看到老板，也没有女生的影子。

没等他敲门，杨朋朋已经看到他并向他做手势，似乎在告诉他们已为他开好，他进来就是了。文晖推门进去，进门后刚要说什么，杨朋朋却向他使一个眼色要他别响，然后一面叠着纸巾一面低声说：

“方小姐刚刚离开，她以后不来做了。”说完朝柜台处望了一眼，神态颇为紧张。待他确定那里没有人时才提高一些嗓音继续说：

“她和老板吵相骂，为了昨天的事。老板说周末这样忙她还请假不来，以后不可以这样。方小姐动了气，和老板争了几句。老板马上要她明天起不来做了。方小姐说她今天就走，说罢转身就走掉了。我还没来得向她讲你找人的事。不过我这里有她的地址和电话，你可以打给她。”说完上海人从口袋里迅速掏出一本精巧的通讯录，“她叫方小露，我们都叫她小露。这是她的电话。”杨朋朋指给文晖。

文晖抄好电话和地址将本子还去，并从自己的皮夹中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杨朋朋说：

“这是我的姓名和地址，有空打电话。多谢你的帮助。”

“呵，你在‘汤姆森’公司工作，这可是法国最大的电气公司。”杨朋朋一面看名片一面带着羡慕的口吻说。

“我只是个小职员。”文晖苦笑道。

“好，我一定来，说不定有事要请教你的。”杨朋朋说罢，快速撕了一张菜单，在上面抄好一个电话号码。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我住在一对法国老夫妇家，与他们合用一个电话。我不在时，可以留下便条。可是晚上十点以后千万不要来电话，他们怕吵。”

文晖接过菜单与杨朋朋握手告别：

“再次谢谢你，有事需要我帮忙，不要客气。”

三

清晨的阳光透过米色的帏幔将卧室照得半明半暗，缝隙处一道弥漫着细沙般光粒的晨曦将文晖的眼睛刺痛。这是巴黎入冬以来极少见到的阳光。文晖早已醒来，半卧在床上读一本书。和别人相反，他读书的习惯在清晨而不在晚上。这还是十几年前养成的习惯。那时他刚到法国不久，舅舅在巴黎开一间餐馆，要他帮忙，他便一面上大学，一面在餐馆打工。晚上总要干到十二点多，疲倦之极，到餐馆楼上的卧室，倒头便睡，连洗漱都免去了。然而，清晨却没什么事情做，他使用这个时间读书。久而久之，成了习惯。不久，舅舅把餐馆卖掉，全家去了加拿大，想叫文晖也跟了去，文晖不肯，他已经做够了。正巧文宜一家从香港移了过来。他也申请到了奖学金，总算告别了半工半读的生活。

跟伊莎贝尔同居的那阵子，他差一些改掉清晨读书的习惯。伊莎贝尔晚上睡得很晚。她是自由职业者，在家搞技术书翻译，她的英文、德文和意大利文水平都是一流的。伊莎

贝尔喜欢晚上工作至深夜，白天一直睡下去，睡到午时才起床。而文晖白天却要上班，晚上早早便睡。清晨六点起身，然后读一个钟点的书再洗漱，吃早餐。两人生活节拍不对，连作爱的时间都难得找到。伊莎贝尔便提议让他改掉清晨读书的习惯用这个时间来作爱何等美妙。伊莎贝尔的性欲也往往在清晨时分最为强烈。每到清晨五六点钟她便会醒来，在他耳边喃喃细语，并轻轻抚摸他的身体直到他性神经兴奋起来。完事后，她再入睡，而他却要起来上班。有时他怎样也兴奋不了，伊莎贝尔只能在失望中再度进入梦乡。但最后与伊莎贝尔分手，倒并不是因为他不喜欢清晨作爱。到底是什么原因他至今也说不清。脾气不和，性格差异？

文化隔阂？大概都有一些吧。也许真正的原因是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相爱过，至少文晖没有把他们的结合看得多么严肃。分手之后，他们还有来往，通个电话，坐坐咖啡馆。文晖才发现作为一般朋友的伊莎贝尔真是无可挑剔。刚分手时，伊莎贝尔很痛苦，其实文晖何尝不是，只是他已下决心要与她断掉。伊莎贝尔不是没有抱过想同文晖重修旧好的念头。但当她知道完全没有希望时，反而表现得理智、大方、自然。这是伊莎贝尔性格中的最好的一面，她会很快使自己从无意义的情感网罗中脱身，扑向新的生活怀抱。这反而使文晖在心理上蒙上一层歉意。

这会儿他手里拿的书是高尔斯华绥英文版的《苹果树》。他已经读过一遍了，还是上中学时读的，也许不止一遍，他已经记不清，只记得那时他很喜欢这部书。书中弥漫着浪漫和悲哀的情调常使他激动不已：一个天真纯情的乡下姑娘和一个大学生之间缠绵悱恻、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当中穿插

着“金苹果”的神话诗歌，使整个小说散发着神秘诱人、馥郁芬芳的色彩。从刘丽离开的那一天他又把它重新拿来读，本想用恢复正常的晨读来使自己忘却烦恼，但却难以成功。他读完一半后，另一半却读不动了。眼睛停留在书页上，思想却在跳跃，速度十分快，内容却贫乏得很。他仅仅一遍又一遍回想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情。自己做解释，然后又下定论，终了又将一切推翻从头开始。他对自己陷入这种境地十分恼恨，他曾设法摆脱。读书，玩电脑游戏，泡咖啡馆给同事和朋友打电话，无目的地在街上漫步，将希区考柯的电影带全部租来看，但一切都无助于将她忘记。

“呤，呤……”电话铃声砰然作响将文晖拉出思索的世界。文晖跑到外间接通电话。

“喂。”

“喂，我找周先生。”对方用法语说。文晖立刻听出是杨朋朋的声音，便改用国语：

“是杨朋朋吧？”

“是我，昨天我回来，看见老太太给我留的便条，知道你来过电话。”

“是啊，我找你是想问问你最近有没有方小姐的消息，我按你给的电话号码给方小姐打过很多次电话，却从来没有人回答，不知什么原因。”文晖说。

“哦，那真奇怪了，好久以前我打过给她，并没有错呀，也许她搬家了。自从她离开餐馆，我没有再见到她。”上海人说。

“不知有没有办法找到她，我想这说不定是我唯一的希望了。”文晖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